



李钧龙文集

佤山部落

WA SHAN BULUO

长篇小说卷

李钧龙 著

L
LIJUNLONG
WENJI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李钧龙文集

佤山部落

WA SHAN BULUO

长篇小说卷

李钧龙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佤山部落/李钧龙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7.12

(李钧龙文集. 长篇小说卷)

ISBN 978-7-222-16416-1

I. ①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9762号

责任编辑: 李爽 苏映华

装帧设计:  人合图文

责任校对: 文艺蓓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佤山部落

李钧龙 著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编 650034
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 8

字数 160千

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
书号 ISBN 978-7-222-16416-1

定价 39.00元

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 0871-64164626 印制科电话: 0871-64191534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

佤山部落

1

滴！滴！滴！滴！滴！滴！

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？如此清脆，仿佛在天空摇动着一串铜铃！

这是一种小鸟的声音。在佤山，每到四五月间，雨季将临之际，它们便会在丛林上空，播着这种悦耳的声音。它们从草丛中飞起，停在空中，尾巴上下拌动，黄黄的小尖嘴里便滴滴滴地播出这幽雅的声音来，在森林上空飘浮，传得很远。

这种小鸟，在我们文明世界里称之为云雀，在云南边地老百姓叫作小米雀，佤语叫作“布来因”。

这种小鸟在佤族、拉祜族中，被誉为神鸟。传说洪荒时代，兄妹两人漂浮在洪水中的一支葫芦里，是一只小米雀，啄开了葫芦，人类从葫芦里走了出来，从此开天辟地！

在我们边地的许多民族看来，这种鸟还预卜吉凶，在路上听到这种鸟叫，他们会折头回来，说前边会有危险，不是有猛兽挡道，就是有桥塌路断。笔者 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曾担任过这么一个工作：赶鸟。为了让一个景颇族头人参加民族工作队的会议，必须在他前面的路上，用弹弓，或者在一

根长长的竹竿上拴条红布，摇动着把这种鸟赶开，否则，头人听到这种鸟叫，他便不会往前走了。

可见这种云雀、小米雀、布来因，在我们边地民族人民的心中，具有何等的地位！

好了，闲话少说，现在言归正传。

娜姆部落的佉族头人岩丹，睡梦中就被“滴滴滴”的鸟叫声唤醒，两眼一睁，屋顶上天窗的白光便射了进来，他静听了一下，除了这种雀叫声，一片静寂。他有些焦躁地一跃而起，裸身走出内室，走过走廊，嘎嘎地爬上竹梯，上了高高的瞭望台，举起当作望远镜的竹筒，罩在一只眼上朝寨中望去。

前寨门和后寨门，以及多个寨口，都不见有人进来或者出去。

他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问自己。他派出去的第二批猎人头人马，已出去三天了，怎么还不见踪影？

岩丹放下竹筒望远镜，又举起挂在柱上的牛角号，鼓起腮帮，嘟嘟嘟地吹了三声。部落里的人都知道，这不连贯的三声，是专为召唤魔巴而发出的信号，要是“嘟——”地接连吹下去，是召集全部落的人集聚而发出的。

果然不一会儿，头戴红布包头，披着一件棉毯的魔巴尼咱，就颠颠颠地跑了过来，正要搭脚上竹梯，岩丹便制止了他。

岩丹说：“叔，别上来了，我下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岩戛他们，都出去三天了，还不见回来，我担心不要又像上回那样，人头拿不着，倒让自家人的人头被人拿了。”

岩丹说着，背靠竹梯，一蹬一蹬地滑着下来。

魔巴尼咱从辈分上讲是岩丹的叔叔，也就是他父亲的弟弟，他尊重作为叔叔，也作为主宰全部落以谷神论事的魔巴，自然不能用屁股对着尼咱说话。

尼咱仰着脸，一直等岩丹下到最底一级竹梯，回答说：“我怎么没想过，我都一夜没合过眼，这个岩戛，办事就是不踏实，拿着拿不着人头，也得叫人回来说一声，也好另想办法。昨晚，猫头鹰叫了一夜，叫得心像鹿子跳，怕是凶多吉少。”

“我是被布来因叫烦了。”岩丹说着，站了起来，焦躁地往木鼓房方向走。“叔叔，你得招呼人栽好人头桩，我得亲自跑一趟，我不相信谷神不会降福于我们娜姆部落，那么大的佤山，我会拿不到一个人头。”

尼咱说：“我也这样想：是得你这个大头人亲自操刀。”

岩丹又返身爬上竹梯，嘎嘎几步上到瞭望塔上，又吹起了牛角号。
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
急促的号声，催动人们迅速走出竹舍，朝木鼓房跑来。

不一时，木鼓房前便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寨人。

岩丹朝人群扫一眼，勒堵、莫卡……一口气叫了十几个青壮伙子，带上弩号、长刀、钢炮枪，“跟我走，拿人头去！”岩丹一挥手中的长刀，说。

人群发出“吹吹吹”的吼声，一致响应。

2

岩丹带着他的部落青壮年，一个半天又一个半夜，黎明之前，他们来到一个四面是山的峡谷里，有两条小路从西边的山峡里通过，他们便埋伏在小路两边的半山坡上。从这里，便可清晰地看到两边进入山峡的路人。

岩丹知道，他的岩戛的猎头队伍，是不会来到这里的。因为这里距部落较远，跋山涉水很是辛苦。但这里却是十拿九稳的地方，有驮鸦片毒品的马帮，有从泰国方向来的商人，也会有政府军和人民军的人员，也有打猎的拉祜人。当然，拉祜人的头不能砍。

拉祜人的头为什么不能砍呢？岩丹知道，这是佤人多少年就有的规矩，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讲：很早很早的时候，佤人砍了一个拉祜人的头，装进大筒里，背在背上就跑，一口气跑进寨子，佤人也倒在了地上。原来，那个人头一嘴咬着他的背脊，他倒在地上也不松口。从此，佤人就不敢再砍拉祜人的头了。在佤山，除了拉祜人外，包括佤人自己都是可以砍的，佤人还因为相互猎取人头，而结了冤家。你砍了我的人头，我必须寻机砍你的人头，否则，我出不了这口气。相互报仇的结果，就是相互械斗。于是寨与寨之间互不往来，寨子四周，挖了深深的壕沟，封锁了寨门。下地劳动也全副武装，严加防备。于是不论男女老少，都是玩枪、射弩的能手。

至于为什么要砍人头祭谷神呢？岩丹也认为这是阿祖

阿公传下来的“佤理”，说谷神用谷子养育了众多人的生命，人每年都要砍一两个人头祭祀一下谷神。对谷神做点回报，谷神让种下的谷子长得好，使人能不饿肚子，佤族人的生命延续了下来。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！

在佤山，有这种传说：三国时期诸葛亮征远“南蛮”时，为了“以夷治夷”，他把煮过的谷种让佤人种，结果种不出来，他便说：你们要砍人头祭谷神，谷神才会让你们的庄稼长好。他把好的谷种又给佤人种，佤人砍了人头祭祀，果然庄稼长出来了。于是，砍头祭谷神的规矩便流传了下来。

当然，岩丹知不知道诸葛亮，这很难说，但这个佤理他是绝对遵守的。佤人就是怕饿肚子，作为部落的头人，他不敢违抗，饿死了人，他担负不起。

天麻麻亮时，有一伙人从西边的豁口走了进来。岩丹见他们枪倒背着，走路摇摇晃晃，显然十分疲惫。他便摆摆手，叫大家都从草丛里站了起来，形成一个包围圈，卡住了两边的山路。

那伙人猛一抬头，发现山坡上站满了赤身裸体的佤人，男女都有，有的端着枪，有的拉开弩弓，并不隐蔽，好像就是等候着他们的出现。

这伙人中的一个瘦高个精壮汉子，对身边的一个矮胖汉子说：“三排长，你懂佤话，问问他们干什么？”

被称为三排长的那人对着山坡喊：“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岩丹高声回答：“佤人！不干什么，留下一个人给我们部落砍头祭谷神。”

三排长对瘦高个说：“朱参谋，我们遇上部落的佻伢人了，他们要砍人头祭谷神！”

瘦高个的参谋举举手上的冲锋枪，强硬地说：“不可能！我们的人头不是猪头、狗头！叫他们快让开。”

他的话未落，嗖嗖嗖，几支弩箭便飞了过来，一支弩箭射到了他的左腿上，他只感到左腿发麻、疼痛难忍。他挣扎着侧身隐到一棵树后，忍痛拔出弩箭：“快，急救包！”同时慌乱地向山坡上射了一发子弹。

枪声震荡山谷，那伙佻人似乎并不惧怕，并且排成一堵墙，堵住去路。嗖嗖嗖又飞来几只弩箭，又有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有人倒在地上。

一个小伙子从草丛中爬到参谋身边为他包扎伤口。

叫三排长的人这时躲在另一棵树后，对参谋说，我们方向搞错了，怎么走到景栋南边的地界上来了，快到“金三角”了。这片佻山才会有原始的佻人部落。

瘦高个的参谋说：“我们和部落无冤无仇，也不要再突围了，伤着他们、伤着我们的人都不好。”

高个子的参谋伸出半个头，自己对着小坡上的人喊：“阿佻兄弟，我们是人民军的人，我们无冤无仇，让我们过去！”

岩丹听懂了瘦高个军人的话，也温和地说：“我们不管你是什么队，小米雀叫了，要落雨种旱谷了，谷神得罪不起！你们只消留个人，给我们砍头祭谷神，旱季来了，我们才有得吃！”

那个叫三排长的也大胆着站了起来：“人民军，你不知道，是为解放人类而斗争的战士，我们的头，是要为世界革命而

抛的，怎么可能让你们祭什么鬼神呢？我们不信！”

岩丹拍拍身挎的美式卡宾枪：“那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，你们都要被砍了头，谷神喜欢多的人头；话不多讲，正因为我们无冤无仇，我们才只要你们的一个人头。哪个拿出命来，我们会像英雄一样对待他的灵魂。每年新谷收了，都会为他的灵魂敬酒！”

山谷里死一般地沉静。但空气却十分紧张，仿佛凝固了。瘦高个的参谋又看了一眼，那堵黑乎乎的人墙，觉得要想硬顶，只会带来更大的伤亡。怪只怪自己，倒霉透了。让谁出去呢？谁也不该去，只能是自己了，要身先士卒啊！他咬牙，从树后站了出来，大声地回答：“我跟你们去！”转身将手上的枪交给那个叫三排长的人：“大家听着，这是我最后下达命令：让他把大家带回去。大家都听三排长的指挥，安全地回到勐固，我是为国际革命而牺牲的，我死而无憾。也请转告我的女朋友艾华，我走了，请她把我对她的爱永远留在记忆里！”

他的声音带着呜咽，嗓子哑了。他回头扫视了他的队伍一眼，忍住腿上的疼痛，昂首走向山坡。

军人们都走出隐藏地，又一起跪在地上：“朱参谋，你走好！”

一片悲声。

岩丹朝前几步，伸出双手，“好！你这个汉人敢死！你是英雄！”

人民军人们望着他们的朱参谋走上山坡。几个佤人迎上来，把高个朱参谋双手捆在一起，再用一块黑兽皮罩在他的头上，牵着他走进森林。

岩丹没走，他拉出一个瘦小的半大孩子对军人们说：“他叫岩戛，让他带你出佉山，游过江就是勐固地界了。他被岩城的头人抓去当过奴隶，赶过马，汉人话会说，路熟多多。”

岩戛走过来，岩丹也走进森林。

岩戛一点也不惧怕这伙军人，他向三排长摆摆手，示意跟他走，从军人们早晨进来的那个峡口走了出去。

3

果然在岩戛的带领下，经过一个白天又一个夜晚，这天一早，便来到萨尔温江的一个渡口。

从小岩戛的口里，军人们知道这个渡口叫滚弄。清晨的滚弄静悄悄地笼在薄薄轻纱似的雾里，江水很急，但很平静。岩戛自己解下拴在江边的一支竹筏，拔下竹篙，让三排长他们都上了竹筏。

岩戛望着有些不放心的三排长他们说：“我会送你们过去的，以前我跟赶马人经常划，不会有事的。”说着，用竹筏顶了一根树根一下，竹筏便横斜过去，进了江流。

岩戛站在筏尾，把竹篙深深地扎进江里，随着竹筏的移动，他身子也弓了下去，直到江水快淹了整支竹篙，他才直起身来，抽出竹篙，接着插进江里。快接近江心，水深了，他把竹篙两手平端着，岔开双腿，直直地站着，用竹篙平衡着身

子，似乎也制动着竹筏的方向。竹筏疾速地在江心画了一道斜线，在下游对岸的一座岩石边上停下了。筏头插进江滩，稳稳地固定在岩石边。岩戛这才招呼三排长他们下筏。

岩戛把竹筏在一个石头上拴了，然后把竹篙插在筏中，固定在江水中。他对三排长笑笑说：“这边有人过江，会把筏子送过去的，没有专门划筏过渡的人，历来都这个样。这里是掸族人的地界，掸人好，对佤人也好，佤人也很少砍掸人的头。我们部落的人也常下山来跟掸人换谷种，撷山芋。”

岩戛年龄也只有十七八岁，又瘦又黑，一双眼睛又黑又大，一柄长刀及一个大筒包，一直斜挂在身上，长刀却有他身体的三分之二长。三排长十分感慨：长期营养不良，发育不好，但却有很多生活经历，瞧他划筏的那些动作，十分老练。要是让他加入人民军，吃饱，穿好，不久便会长出龙竹一般的身子来，难说是个像朱参谋一样的好战士。

三排长友善地笑着对岩戛说：“想不想当战士？”

岩戛摇摇头：“头人不准。”

三排长：“为什么？”

岩戛又笑：“不为什么，我们是部落人，怕挨砍头。”

三排长说：“人民军不砍百姓的头，只砍反动派、帝国主义的头。”

岩戛又摇了摇头。

又一个黎明，岩戛带着三排长几人，仿佛从天而降，一下子进到了勐固平坝。

4

现在说说即将被佤人砍头祭神的那个瘦高个的参谋，他名叫朱向东。上海知青，1971年春天随着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潮流，来到滇西边地，在一个紧邻瑞丽江边的傣族寨子落了户。

同在这个寨子里落户的上海知青还有八个，五男三女，女知青中有一个叫艾华的，与朱向东都来自上海虹桥的一所中学，同在一个胡同里居住，又一起到了这滇西边地。在学校时，男女同学较多，相处也就一般，可是到了这边地，就那么七八个男女，接触也就频繁多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男女之间便产生了一种相互吸引的无形的力量，朱向东和艾华自自然然就有了亲密感，相互关心，如影随形，一年的艰苦劳动以后，竟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。比如艾华家的房东，在出工前煮一个鸡蛋塞给艾华，艾华会在路上塞给朱向东；朱向东把那个热乎乎的鸡蛋，握在手里，热泪几乎要流了下来。当时，收成大部分交了公余粮，一年有七八个月没粮食吃，一天多半吃的是山茅野菜，能吃上一个鸡蛋是多大的口福啊！每隔四五天，就要到勐秀山里去找柴。每次朱向东总是急急地挑回寨子，然后又返回到半路去接艾华。这样，才会在天黑以前回到寨里。

很自然地，在人们眼里，他俩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，别人插不进去，他俩也无法分开。休息的日子，知青相约到勐卯城里去玩，骑上老乡借给的自行车，后座上跳上去的只

会是艾华。

1974年的泼水节，知青们在一间宽大的竹棚里聚会，围坐在一个方形的火塘边，喝着傣家的米酒，吃着傣家的“牛撒撒”，在一起又唱又跳。火光在一张张黑瘦的脸上闪烁。

难得有那个休息日，唱的唱吼的吼，声音嘈杂，但气氛热烈，竹棚外面，傣家男女老少，在象脚鼓和铜锣的伴奏下，跳着舞，“水水水”的欢呼声不时传进竹棚。

这时，一个矮胖的军人走进竹棚，直朝朱向东走来，朱向东一眼便认出，是王向红。也是上海知青，但他是老三届，1969年就来到瑞丽农场，在朱向东来到瑞丽时不久，他就出境参加人民军去了。据说现在已是人民军的指导员。

王向红握住朱向东的手，说好热闹啊！朱向东问他，你怎么会又回来……

王向红说，我是听到你们的欢呼声特地赶过来的，我们部队就驻扎在江对面的寨子里。

艾华见是曾经见过面的王向红，把手上的米酒递给他：“你穿上军装，太英武啦！来，敬你一杯酒，祝你步步高升！”

王向红得意地指着身上的军装，扫视了大家一眼，一昂头把一碗米酒喝完，抹着嘴巴说：“不瞒各位老同学，我来见各位同学，有个任务，就是想动员大家，出境去参加我们的人民军，轰轰烈烈闹一场世界革命，搞什么再教育，哪个来教育你们了，要自己解放自己，别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挣什么工分，十个工分连一个烧饵块也买不着，出去干世界革命，死了也有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分！”

竹棚内一时鸦雀无声。

朱向东悄声问：“怎么出去呢？”

王向红大声地说：“我告诉大家，在引井寨我们就设有招兵站，你们考虑好了，要去的就到那里报名。明晚我就在江边等你们，行李都不必带，报上名就发军装给各位！”

朱向东悄声问艾华：“你去吗？”艾华毫不犹豫：“你去我就去。”朱向东也说：“你要不去，我也不会去的。”艾华说：“我去。”朱向东说：“我也去！”两人还拍了一下掌。

第二天深夜，按约定时间，朱向东、艾华和好几个寨子的知青，有上海的、北京的、成都的、昆明的，都聚集在江边的一丛竹林边，一条竹筏已等在那里了，竹筏上站着王向红。

王向红在黑暗中向人群问：“大家听着，有没有临时打退堂鼓不想去的，那就折回去。”停了一下，没有人吱声。他接着便说：“那好，都上筏子吧！大家齐声跟我说一句：‘中国！再见了！我们活着，会回来看望你的！’”气氛十分悲壮。

竹筏驶进江心，竹篙发出啪啪的水声。

5

在国界的另一边，在一座傣族寨子的公路边，立着一块写有“接待站”的木牌。一张木桌前坐着两个穿军装的女兵，在登记参军的知青。朱向东拉着艾华，站到了排队等候的队